

豫北运河故乡

□邵留娣

自千年古镇道口老家回郑州，故乡河迤邐的堤路驮我向西向南。车行大堤，车行河畔，车行田陌纵横、花开花落的乡间。

隋唐大运河永济渠滑县一段，我小时候只知其叫卫河，却不知这卫河竟有着隋唐皇室血统，淌过了源远流长的1000多个寿诞。

当然，“旧时王谢”杳若云烟，如今的卫河早已不复汪洋恣肆、无羁澎湃，过往“上达百泉、下抵天津、船帆竞发、桅杆林立、漕粮入津、卢盐入汴”的水乡码头旧观都已隐遁遥远。唯剩蛇行

蜿蜒的浅浅水线，像岁月深处无奈的一声叹息，发颤的余音飘忽于古镇的城墙、老街、垛垒之间，让曾经生于斯、长于斯的我不知该荣幸光耀还是该满腹遗憾。但其实，杂糅交融的多种情感，应该唤做“乡愁”的情愫，若空气，一直在。

从古镇到京港澳高速公路入口，这短短不足一小时的车程空间，此时此刻正挥毫泼墨着豫北仲春的文案，处处铺展着坦荡大野“青黄菜麦田”的壮丽画卷。眼下，当是这广袤无垠的豫北沃野一年中最动人的一刻，明丽斑斓的彩衣，婀娜优美的身段，粉红嫣然的俏脸，生机、蓬勃、厚重、纯朴。逝

去的辉煌，未竟的希冀，典藏于拔节孕穗的麦陇田间。

天湛蓝，云洁白，花粉嫩，泥土散发醇香，鸡鸭鸣唱，袅袅抑或腾腾升起炊烟……豫北春天的故园。

路过堤下村、路过河湾村、路过摆渡村，堤下、河湾、摆渡，土得掉渣的名号，却分明又是那么生动讲究、大俗大雅，防护堤下的村庄、大运河拐弯处、渡船立足点，何其言简！何其意赅！岁月绵长，时代更迭，粗粝了祖屋的肌肤，坍塌了宅院的脊梁，枯萎了古树的年轮，异姓百家的一辈辈先人复归尘土。唯堤下、河湾、摆渡因运河而超拔，在沧桑变迁和战火硝烟中坚挺而

永驻。

过桥、越涧，行行重重，再三停车驻足。豫北故乡的大野，黄昏尚未到来的17时，失却了牧童短笛、老牛暮归的唐诗宋词韵味，却有温润的气息扑面，有飒飒的时代风拂柳掠花，漫卷心田平畴。

向晚天际，隔着车玻璃，挂起一轮圆日醉酒的酡红。现代工业成果的徽章——风力发电叶轮的长臂在一片酡红中周而复始地转动，像镌刻着老歌的磁带，反复循环播放，款款情深地演绎着一位水乡女子夕晖温婉的离情，那是关于豫北、关于运河、关于故乡的牵挂……



坐看云起

□马克勤 摄

小小说

高度

□游金营

58米，有多高？

王丽娥抬起头，正午的阳光白亮白亮的，刺得她睁不开眼睛。她仰望着创锐建筑公司的办公大楼，想象不出58米的具体位置在哪一层。小学五年级的文化水平使她对距离和高度概念模糊，对抽象的数字只有去实际丈量才能有一个直观的认知。

她低头看了看手中的赔偿协议书和银行卡，协议书上每一个字都像一枚钢针，刺得她眼泪直流：刘百顺在工地弯钢筋时，身上的保险绳断裂，从58米高的楼上摔落，当场死亡。施工方创锐建筑公司和刘百顺承担同等责任。经双方协商，创锐建筑公司自愿赔偿刘百顺家属丧葬费、子女抚养费等等共计20万元整。

王丽娥看着自己刚摺下的鲜红手印，内心五味杂陈：“百顺百顺，你咋这么不顺呢？”她带着一股悲怆的自责，小心翼翼地装起协议书和银行卡，像装起自己未知的命运。街道两旁高楼林立，俯视着王丽娥孑然的身影。她心里压着一块石头，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就像折翼的鸟儿，飞不起来了。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她心里一片茫然。她又回想起刚才调解的时候，创锐建筑公司年轻的马副经理像所有财大气粗的富人一样，目光坦然而镇定，似乎在办理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她愤怒地想上前扇他的耳光，被律师拉住了。

农民工的命，真的就值这么多吗？她愤愤地想。无论给她多少钱，她都不愿意失去丈夫。黑心的建筑商，为什么不考虑一个失去女人的感受呢？以后，她只能陪着年幼的孩子一起生活了。庆幸的是，丈夫出事之后，村里为了解决她的困难，把她纳入贫困户进行帮扶，还考虑给她安排一份清洁工的工作。能有固定收入，她心里会安稳许多。

律师履行完职责已经回去了，

她一路愤恨不平地来到车站，搭乘回家的公交车离开县城，向家的方向驶去。

一个月后的一天傍晚，她正在家里做家务，手机响了。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陌生号码，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接通了电话。

“嫂子，我是高东方！”话筒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王丽娥“哦”了一声。高东方是丈夫的工友，多年来一起吃苦流汗让他们成为知根知底、无话不谈的朋友。

“嫂子，我给你说个事。”高东方支吾着，似乎在犹豫，“你知道我百顺哥是怎么从楼上摔下来的吗？”

刚刚结痂的伤口又一次被揭开。王丽娥心里疼了一下，不愿再和任何人探讨这件事。她不做声，等着高东方自己说下去。

“他是自己掉下去的！”电话里，高东方下了决心似的说。

“什么？”王丽娥怀疑自己听错了，“你说什么？”

“是我陪他去医院检查的，百顺哥得了肝癌。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也不让我告诉你，他知道这个病是看不好的，他怕给家里增加负担，他早就想跳下去了。”高东方说。

仿佛一声炸雷，把王丽娥震得跌坐在床上。“他是想让建筑公司赔一笔钱，那根安全带他本来就没有系结实。”高东方的声音像从遥远的地方飘来，王丽娥听得天旋地转，“现在，钱赔偿到位了，我左思右想，觉得还是应该把这个真相告诉你。”

她听不下去了，挂断电话，眼泪顺着脸颊簌簌滑落。这个事实她无法接受。丈夫是那样的勤劳善良，他不会做出这样的事！一定是高东方在胡乱造谣，一定是！但是，高东方可是丈夫最好的朋友啊！他和丈夫的友谊坚固如凝固的水泥，经得起任何考验，而且他为人诚恳实在，从不说谎，他的话应该有非常高的可信度。

对刘百顺的爱恨交加，对建筑

公司的隐隐愧疚，各种思绪像潮水一样在她心里翻涌，她烦乱得一夜未眠。天快亮的时候，她终于做出一个痛苦的决定。上午8时多，她带上银行卡来到村口，坐上了开往县城的公交车。

一个小时候，在创锐建筑公司办公大楼，年轻的马副经理又一次接待了她。王丽娥坐在沙发上，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赤红着脸，费了很大劲，一些话还是说不出口。最后，她掏出银行卡往茶几上一推，如释重负地长长舒了一口气，端起面前的水杯一饮而尽！

马副经理看着王丽娥，戒备地说：“嫂子，你可是签过字、摺过手印的，咋了，你后悔了？嫌给的钱少了？”

她急忙摆了摆手，朴实的性格和农村人固有的纯朴使她羞于张口。

她重复着一句话：“这钱，我不能要，不能要……”

马副经理怔了一会儿，似乎明白了什么，激动和感慨使他的面部涨得通红。终于，他深吸一口气，缓缓地对王丽娥说：“嫂子，看来你是知道了，百顺哥是公司的老工人了，他的身体情况我们是知道的。还有，我们工地的塔吊上安装了4个摄像头，每个工人的一举一动我们都看得一清二楚……至于这个赔偿，是我们公司研究过后自愿帮你的！”

王丽娥又一次惊愕了。她张着嘴，吃惊地望着马副经理。

马副经理站起来，走到王丽娥面前说：“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来公司，我们会尽力帮你解决！”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创锐建筑公司办公大楼的。6月的微风轻柔地拂过她的面庞，她的眼睛一次又一次被一层雾气遮盖。她努力而快速地眨了眨眼，抬头看了看天空，天空湛蓝高远，像一块巨大的蓝色水晶在空中漂浮，一切都是那么清澈、那么明快。

“多好的天气！”她深深感叹道。

最美的生长

□郝红霞

我的办公室里有很多花，一年四季绿意盎然、花开不断，同事都说我的办公室像个小花园。

看看这些花草，有的偎在土上，有的直直地窜出一枝，有的旁逸斜出，有的向左，有的向右，还有的懒洋洋耷拉在花盆外……无论哪样，它们都在自由生长，长得欢天喜地，长得生机勃勃。

它们都是顽强的。之所以说它们顽强，是因为它们曾和死神擦肩。那年的冬天来得很突然，天气骤寒，学校国旗台周围摆放的杜鹃、长寿花、文竹等一夜之间冻死了许多。一些看上去还有些气息的，我便搬回了办公室，希望它们能重新生长。其中有一盆文竹，冻得可怜兮兮的，只有一片叶子萎靡着，还有一棵平安树，所有的叶子都凋谢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条直直地立着，像寒冬的森林。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万物有灵，植物有着相当顽强的生命力。我做它们的照看者，陪它们一起等待春暖花开。每天工作之余，我就去看看它们，摸摸叶子和枝条，给它们喂点水，有时还跟它们聊聊天……

又一个春天来临，一个个小嫩芽挤出来了，嫩嫩的，绿绿的，沐浴在阳光里。我仿佛能感觉到它们在贪婪地汲取阳光和水分，在努力地生长。那棵平安树光秃秃的枝条上，慢慢出现了一些小白点。我知道，这些疙疙瘩瘩的小苞正在憋着劲儿孕育呢。那株文竹似乎要慢一些，在很长的时间里，它都没有什么变化，好像还在睡着。

不着急，慢慢的，总有一天会长大的，因为我已经看到挨着土的茎有一丝丝的嫩黄色。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花草焕发了新的生命。长寿花扦插了好几

盆，盆盆长得饱满，小花瓣簇拥着，叶片厚墩墩、肉乎乎的，花从初冬开到夏天。杜鹃花有嫣红的，有粉白的，有两朵开在一起的，有三五朵开在一起的，你依着我，我偎着你，亲亲密密的。平安树现在已经是盛夏的森林，郁郁葱葱，叶片绿得发亮。那株文竹现在也有一尺多高了，每天都生长得很开心。

有同事夸我：“这些花在你这里真是有福，你把它们养得多好啊！”

这些花是不是有福我不确定，而我一定是有福的。我伏案工作，常常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半天，脖子、背、腰酸疼，眼睛也越来越不好。幸亏有这些花花草草，让我的疲劳得以缓解。每日与花草相伴，与孩子们相伴，有事忙碌，我当然是有福的。

有些小孩子来找我倾诉烦恼，我请他们看这些花花草草，他们便看到了成长的过程、力量 and 美好。一个课间，有个小女生来到我的办公室，好奇地四下打量，问我：“老师，这是你的办公室？”我说：“是呀。”她说：“怎么跟别的办公室不一样啊？”我也好奇了，问她：“哦，哪里不一样了呢？”她说：“你这里有很多花，就像个小花园，有花，有绿色的植物，就像大自然一样。”我不由自主地笑了，这孩子的话就像是一首诗。我说：“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每天在大自然里工作了呗！”她点点头说：“就是的，就是的。”我说：“我要把你说的话记下来。”她问我：“为什么呀？”我说：“你说的话让我感觉特别好。”

原来，我一直是在大自然里工作的，多么美好的事情啊！我们每个人都在认真用心地生长，去感受身边万物的美好。万物有灵，它们也在用四季不同的美感染着我们。人与万物相互滋养，生命陪伴着生命，这便是最美的生长吧！

无法一笔带过的悲伤

□马 尧

一场灾难，在每个不超过百字的新闻背后，都是无数个痛苦的家庭。于读者，不过是一声叹息、一句可惜。而当这个家庭就在你的眼前，就在你的身边，是你能握住的无助的手，是你能抱住的恸哭不已的身躯，是你在懵懂眼神前忍住的泪水，这从四面八方侵袭的痛感，才真真切切地让你体会到那埋藏在字里行间的人间至伤。

我家和对门邻居有一道共同的铁门。每到晚上10时多，就能听到对门孩子姥爷轻声打开自己家的门，再默默地为大家关上共同的铁门。铁门发出沉沉的声响，如同一声叹息。在整个世界都停下脚步休息的时候，两道门相隔的另一个家庭里，时间被一点一滴地浸泡在痛苦中，在夜里开始它对每个人无情的折磨。我胜似亲人的邻家妹妹在不久前的灾难中失去了爱人，他们刚满6岁和不到2岁的女儿失去了父亲，4位老人失去了儿子和女婿。此生从没想过“烈士”两个如此壮烈又沉重的字，会出现在我熟悉的语境中。

那夜之前，这是绝对配得上“岁月静好”四个字的家庭。孩子父母是典型的城中精英青年，生了一对粉雕玉琢的宝贝女儿，4位老人也是尽心尽力围着独生子女的这个小家转。我跟孩子妈妈很投缘，这个乐观开朗的女人拥有的烦恼不过是多长了一根白发、老公少兑现了一次出游，诸如此类。在基层工作的孩子爸爸总是清早就出发，晚上9时以后才回家。但一家人从不对此抱怨，静静地习惯着这样的生活规律。灾难发生的前一晚，我们恰好 在电梯里遇到孩子爸爸，他说咱们4个年轻人得找机会抛下孩子单独出去吃个串儿，而这晚是他难得和孩子妈妈独享二人世界。说完，两个人就手牵手到小区门口吃铁板烧了。

只是一夜之间。我的笔在这里停留了很久，想要用尽词汇去描述这个悲剧的细

节。可是你看，就是这样，生死不过一笔带过，我要留下篇幅去记录的却是这一句话就交代完的故事带来的延绵无尽无法一笔带过的悲伤，每一个片段都是无人能真正感同身受的一次心碎。

孩子姥姥跟孩子交代：“我送送阿姨。”借机走到电梯间，紧紧拉着我的手，哭晕在地上，嘴里只剩一句：“我的孩子们没有爸爸了。”

在琴房门口，等待孩子下课的沙发上，孩子奶奶泪流满面地说：“我的好孩子为了让我放心，从来没有入过我的梦，他从来就是这么孝顺。”还不忘体贴地一直给掉眼泪的我手里塞纸巾。

而孩子的爷爷和姥爷，我只在追悼会的时候见到了他们的痛哭。每一日，他们只是将背弯得更低，头埋得更深。匆匆去买菜，匆匆去接孩子，只有打招呼时躲闪的眼神、飘动着的越来越多的白发，给他们不肯示人的悲伤做注解。

这些平日里最乐观、最优雅、最体面的老人，用他们隐忍的方式默默吞咽着自己的悲痛。日子静静地过，时间慢慢地流，只有他们自己在体会着生活的内核发生了什么样的巨变。

而既要抚养两个幼童又要安抚养4位老人的孩子妈妈一夜长大，丧失了幼稚的资格，在不断转换身份的瞬间，将自己割裂成无数个沉默而悲伤的碎片，只能在独眠的夜晚悲泣着咽下。世人都盼她坚强，但又怕她太坚强。仿佛这坚强是包装，只有想当然的不堪一击才是真相。其实真相不过是，当孩子再一次那么随意又那么刻意地问起爸爸的时候，她需要擦拭掉眼角进出的泪水，对孩子温柔而坚定地 说：“爸爸在很远很远的星星上看着我们呢。”

谁又能体会谁真正的痛苦呢？每个人承受着跟别人不同滋味的痛，底色相同，深浅和构成却各有不同，在关起门的每一个夜里，翻腾着、煎熬着，无人诉说。这漫长的岁月，就是逝者留给生者永远的烙印。